

里披瑞狄·聖

航 夜

序 德 紀
譯 元 古 陳



“刊叢家作洋西”

聖 狄 瑞 披 星

航 夜

紀 德 序
陳 占 元 譯



“西華洋家叢刊”

原 书 空 白 页

A. de Saint-Exupery

Vol de Nuit

1929

印翻得不有所權版譯翻書本
行發社日明月二年一卅國民

3001 - 5000 冊

印承廠刷印華建林桂

RW 657 / 17

原 书 空 白 页

際，這真是在，亦即，
 最近對於特種書是，如
 特種，而對於人許也，
 亦即，而對於人許也，
 亦即，而對於人許也，

亦即，而對於人許也，

序

亦即，而對於人許也，

航空公司要和別的交通工具比賽通力。這是，在這部小說裏面，提供可致備的
 和人物里維埃所要解釋的：「這是我們的生活開頭，因爲白雲騎火車輪船版面
 先的路程，每天夜裏，我們又把它丟掉。」這種其地很遠物極，此後構到這可上
 又在初期經驗的危難之後成爲實用的夜班，身處這個狂奔的喧嚷地，便身十個雷險
 的；在波新構造的空中航路的那捉摸的危險之外，還免要加上夜的謔謔險險。
 這些危難不管有多大，我趕忙說它們是一天一天的在減少着，每次新的旅行使
 下一次的旅行較爲容易，較爲穩當。但是航空有她的極大處，也有它的極大處。

初期，這部描繪這些空中的先驅者之一的感修事跡的夜航 (Vol de Nuit) 便自獻有一種史詩的格調。

我愛詩聖·坎瑞拉里 (A. de Saint-Exupéry) 的第一部小說，但我尤愛讀這一部。在南方郵航 (Courrier-Sud) 裏面，在到對入微的飛行家的記憶之外，還夾入一段使書中的主人翁接近我們的愛情穿插。他是多麼容易感動啊！我們覺得他是人性的、可傷害的。夜航的主人翁誠然沒有減重人性，却使自己全及一種超人的品性。我相信這個栩栩欲活的敘事是使我心愛的地方，是它的格調之高。人類的懦弱、放任、墮落，我們已司空見慣，晚近的文學宣示之又唯恐不力；但這項由於專心致志而獲得的克己工夫，却是一門需要有人給我們寫出來的。

此飛行家的面目尤使人驚愕

的領袖里維埃的面目。里維埃自己不

行動；他惟促別人行動，用

他的駕駛員，要求他們的最大努力，并

強迫他們習於勇武。他的

決斷不容退縮，而最輕微的錯誤也被他責

罰。顯然看來，他的

不近人情的、過份的。但這特展屈祇要針對缺陷，

却不是舒符里維埃所想像的人。從這段描寫，我們感覺到著者對於里維埃的敬仰。我特別滿足於他能闡明這個偉大的真理，它在我是有一種可觀的心理上的重要性：人類的幸福不在自由表面，却在對於一種責任的接受裏面。書中每個人物均熱烈地、整個地、獻身於他所應作的事，於唯有完成它他纔有幸福的休息的危險威脅。我們也不難窺見里維埃絕不是麻木不仁的（再沒有比他接見失蹤者的妻的一段敘述更感人之深心的了），而他發號施令所需要的勇敢當不下於他的駕駛員之執行這些號令。

「越人愛戴自己，」他會說，「祇要憐憫便行了。我不大憐憫，或者我將它掩飾；我的權力有時使我驚愕。」還有：「愛你所指揮的人；但是不要告訴他們。」這也是一種責任感支配着里維埃；「一種奇怪的隱昧感覺，比愛情的感覺還要偉大。」為的人決不能在自身找到他的目的，他却隸屬於那支配着他及使他為活的一種不知什麼東西，且為之犧牲。我深喜在這兒再見到這種「隱昧的感覺」，它使我的骨節痠疼非誇大地說：「我不愛人，我愛那種危險難人的東西。」這是一切

英勇行為的來源。『我們行事，』里維埃想道，『一若有種東西價值超出人的生命之上；但是什麼東西呢？』還有：『或許還有別的更持久的東西需要保存；里維埃所費力的或許是保存人的這個部分。』這是千真萬確的。

在軍隊將士不知其勇為何物，因為化學家早已使我們感到未來戰爭的恐怖，則假的作品在戰爭裏面恐無用武之地的時代，我們豈非在航空裏面，看見勇敢最可憐和最有用地發揮着麼？那許是冒險的，在一種規定的環境裏面便不復如是。那一個不斷冒生命之險的駕駛員，對於我們尋常所謂「勇敢」有權加以竊天。聖·狄瑞拉里會允許我引用他的一封信已經陳舊的信吧；那封信是這在他服務嘉薩勃朗加·達迪爾(Casablanca Dakar)航線，在摩利太尼(Mauritanie)上空飛行的時代寫的：

『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，幾個月來我有許多工作；再竟失蹤的夥伴；心理降落在孤獨的區域裏面的飛渡，和好幾次達迪爾的郵航。』

序

「我剛剛成就了一件小小的好事；和十一個北非洲人及一個機械師一道過了兩日黑夜；搶救一隻老鷹。牠體量重的驚駭。第一次，我聽到槍聲在我的頭上掠過。我終於在這個環繞葉西起飛。我是北非洲人；比那些北非洲人更為鎮靜。但我已明白了，那向來使我驚訝其然：高汗爾柏拉圖（或阿里士多德）把勇敢置在品德之頂端。一位呢？它不是用棍棒打情性造成的：一點點暴怒，一點點虛榮心，很多於勇氣，和一種危險的戶外運動的快感。尤其是體力的疲憊，它其實在這裏毫無用處。我把兩臂擡在敞開的胸前，上面，作深呼吸。這母實說是極意的。此言倘在夜間發生，其中還難有曾作過一件伟大的無意識之舉的改變。我永遠不再欽仰一個就是勇敢的人了。」

我可以從報來（Quinton）的著作裏面找出一句格言（我決非時常贊同這句格言的）：把它作為這段話的題詞：

「有人遮擋着他的勇敢，一如遮擋着他的愛；」這一切還更好些；「勇士隱藏着他們的行為，一如勇士隱藏着他們的布施。他接納着這些行為，或因之而道

歌。

凡聖·狄瑞披里之所造，他都認得「頭頭是道」。一種頻繁的危險之網，應纏他時，故事一口確實的和不能模稜的味兒。我們有過許多戰爭的敘述或虛構的冒險，作者往往未曾沒有一種敏捷之才，但和易為讀這些故事的真正冒險家或戰士所關笑。這篇故事，我同時敬佩他的文學價值，在別方面還有一種紀事的價值，這兩種多麼意外聯合起來的特點，給夜航一種格外的靈敏性。

紀雲台
德

（此處為模糊不清的垂直文字，內容難以辨認）

飛機底下，丘陵的陰影早已在晚上的黃金裏面膨脹着它們的痕跡。平原成爲發光的，這是一種不滅的光輝；在這個國度裏面，平原不住出產着黃金；一如在冬天之後，平原不住出產着白雪。

駕駛員法比恩，他自極南把柏塔哥尼的郵件載到貝哀奴示·愛爾來，從和一個港口的海水一樣的記號認出夜的降臨；從這片寧靜，從闊遠的雲霧隱約浮起來的這些輕淡的縐紋。他駛進一個廣大和極樂的海灣。

他也可以相信，在這片寧靜裏，作一回爛洋洋的散步，幾乎就像一個牧羊人。柏塔哥尼的牧羊人，不慌不忙，從這一個羊羣走到另一個羊羣；他從這一個城市

走到另一個城市，他是小城的牧者。每隔兩個鐘頭，他便遇到一些城市，或來河邊飲，或在平原食草。

在飛過一百公里比洋海更少人烟的荒原之後，他偶爾遇到一個偏僻的郵莊，這郵莊似乎存草地的波濤澎湃中間，把它的八類生命的裝載運到後方去，他使用兩翼，這條船致敬。

「這見桑。朱列安了；我們在兩分鐘內降落。」

航行的無線電生把這個消息傳遞到航線的各個電臺去。

從瑪西倫海峽到貝哀奴示。愛爾，在二千五百公里上，類似的站頭隨地相接；但是從這個站頭過去便是夜的邊境，有如在非洲，從最後降服的村落過去便是神秘。

無線電生把一張紙遞給駕駛員。

「天上有許多暴風雨，電流注滿我的聽筒。你在桑。朱列安隱憂麼？」

夜

航

法比恩微笑：天空在一個水旋箱般平靜，他們前面各個站頭，都給他們報告「天晴，無風」。他回答：

「繼續飛去。」

但是無線電生相信暴風雨已在某處發現，有如小蟲發現在一個水果裏面；夜許是美的但同時是所壞了的；他不高興飛到這個正要腐化的陰影裡面去。

在發動機慢了降落傘。朱列安時，法比恩感到厭倦了。一切使人們的生活成爲溫柔的東西朝着他擴大起來：人們的房子，人們的小咖啡館，人們散步場上的樹木。他如同一個征服者，在他的功業的暮年，俯視帝國的土地，發見人們卑微的幸禍。法比恩需要解除武裝，感覺他的遲鈍和疲乏，因為困苦也是我們的財富，并且在這裏作一個尋常人，往窗口眺望着一片從此永無變化的景色。這個細小的村落，他本可以接受它：既經選擇之後，一個人安於他會的生存的際遇，他也可以愛這種際遇。這種際遇限制着你，像愛情。法比恩本想在此地久居，在此地分得

他的一份永恆，因為他在此生活一小時的那些小城，和他飛過的有古牆圍着的花園，爲的在他身外存在着，彷彿是永恆的。村落朝着飛機上昇，和朝着他們張開。法比恩便想到友誼，想到溫柔的女子，想到白棉布的親切，想到一切逐漸適應永恆的東西。村落早已在羽翼旁滑過，展開古牆不復保護的深鎖的花園的秘奧。但是法比恩，既降落了，曉得他什麼都不曾看見，除了幾個在石頭中間懶懶地走動的人。這村落祇用它的不動，保護着它的熱情的秘密，這村落不肯以它的溫柔示人：想征服這個村落，唯有放棄行動。

十分鐘的停站過去了，法比恩該再出發。

他回顧桑，朱列安：地上祇剩了一撮光輝，次之便剩了一撮星辰，次之最後誘惑他的塵土也不見了。

航 「我看見鏡面：我着火。」

他按雷掣，但是在午後藍色的光明裏面，駕駛員座艙的紅燈向指針洒落一道依然那麼沖淡的光，指針沒有着色。他把指頭放在一個燈泡前面：他的指頭微微紅了一點。

「太早。」

然而夜一陣幽黯的釋似的昇起來，並且已經滿山滿谷。他再也分不出那裡是山谷，那裡是平原。然而村寨早已通明，它們的星塵互相酬答。而他也用指頭使位盞燈閃爍起來，回報那些村落。地上羅列着光輝的信號，每間房子點着它的星辰，對着無邊的夜，有如對着大海轉動一盞探照燈。凡庇護着一個人的生命的都已閃着閃光。法比想驚嘆這回駛進黑夜裡面，像駛進港口一樣，是緩慢而美麗的。

他把頭鎖到自己的座艙去。指針的鏡開始顛簸。駕駛員把數目字一個一個審查一番，心滿意足。他感覺自己安穩坐在這個天空裡面。他用指頭觸摸一根鋼的縱梁，覺得金屬裡面洋溢着生命：金屬不顛簸，但是它活着。發動機的五百匹馬力使物體產生一道極溫柔的電流，把它的冰冷的軀殼化為柔軟的肉。這一回，駕駛

員在飛行中依舊沒有感到暈眩，沒有感到沉靜，却感到一個活的肉體的神祕工作。他現在再給自己找到一個世界，在那裡開一條路，好在那裡舒舒服服的安頓下來。

他敲電力分配表，把電掣一個一個摸過，略一動彈，往後面靠得近些，并找尋最適宜的位置，好容易感覺一個移動的夜所衝撞着的五噸金屬的擺動。然後他摸索着，把求援燈移正，放開它，再找到它，看準它不會滑溜，又離開它去敲每個手柄，穩確地找到它們，使他的指頭習知一個盲人的世界。然後，待他的指頭熟識了這個世界，他才敢燃着一口燈，讓精密的儀器點綴着他的座艙，并且僅僅在錶面上，窺伺着他的駛進黑夜，像一回瀋水，然後，沒有什麼東西動搖或作聲，他的旋轉機，他的高度表，和發動機的調節，也成為固定的了，他略伸一下手足，讓額背靠着坐位的皮靠背，并開始這種對於飛行的玄奧的沉思，他於此體驗着一種難以解釋的希望。